

2017年第1期

总第24期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巫永平 / 主编

本期焦点：

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再评估

王亚华

地方政府债务：负债原因与实证分析

吴 淵 俞 乔

英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与反思

万鹏飞

中国省级政府统筹教育发展效果的省级比较及其时空演化研究

盛明科 杨满凤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集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7年第1期 总第24期

巫永平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管理评论. 2017 年. 第 1 期: 总第 24 期 / 巫永平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 - 7 - 5201 - 0726 - 6

I . ①公… II . ①巫… III. ①公共管理 -文集 IV.
①D035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8034 号

公共管理评论 2017 年第 1 期 总第 24 期

主 编 / 巫永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010) 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1.25 字 数：231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726 - 6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委员会

主编：巫永平

副主编：彭宗超

英文编辑：Nancy Hearst

学术委员会主席：薛 澜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曹俊汉	台湾大学	王 名	清华大学
陈振明	厦门大学	王浦劬	北京大学
楚树龙	清华大学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王有强	清华大学
邓特抗	香港大学	魏尚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丁宁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萧全政	台湾大学
胡鞍钢	清华大学	许成钢	伦敦经济学院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	杨大利	芝加哥大学
景 军	清华大学	杨燕绥	清华大学
李 强	清华大学	姚 洋	北京大学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于 安	清华大学
林尚立	复旦大学	张成福	中国人民大学
卢 锋	北京大学	张秀兰	北京师范大学
路 风	北京大学	周志忍	北京大学
毛寿龙	中国农业大学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
王乐夫	中山大学	J. P. Birns	香港大学
吴德荣	莱顿大学	A. T. Saich	哈佛大学

编辑助理：张秀吉 凌 争

编辑部地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邮编：100084

电话：010-62782120

传真：010-62782120

E-mail：review@mail.tsinghua.edu.cn

目 录

论 文

- 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再评估 王亚华 / 3
地方政府债务：负债原因与实证分析 吴 洵 俞 乔 / 22
科技计划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评估：基于 863 计划的实证研究 李 彰 / 39
产业创新何以实现
——晋江服装品牌群的个案研究 李拂尘 / 55

评 论

- 英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与反思 万鹏飞 / 75
中国省级政府统筹教育发展效果的省级比较及其时空演化研究
..... 盛明科 杨满凤 / 104

书 评

- 乔尔·S. 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
..... 李咏梅 / 123
- 经验与知识之辩
——对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创造知识的企业：日本的企业如何创造创新的动力学》一书的批评性解读 章含舟 / 133
- 信息技术、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何以让虚拟政府成为可能？
——评《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 韩 品 / 145

卡尔·曼海姆视野中的社会技术思想研究

——读《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 沈费伟 / 154

考虑个体非理性的公共政策

——评《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与行为》 杭承政 / 164

Contents

Articles

Reassessing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Wang Yahua / 20
Local Government Debt: Cause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Wu Xun, Yu Qiao / 38
Evaluation of an R&D Program on Fir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863 Program	Li Zhang / 54
How to Achieve Industrial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Jinjiang Clothing Brand Group	Li Fuchen / 70

Review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the UK: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s	Wan Pengfei / 103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Provincial-level Governments Regarding Local Education and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Sheng Mingke, Yang Manfeng / 118

Book Review

Joel S. Migdal's <i>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i>	Li Yongmei / 132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between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 Critical Comment on Ikujiro Nonaka and Hirotaka Takeuchi's <i>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i>	Zhang Hanzhou / 144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Success of Virtual Government: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Han Xiao / 153
- Research on the Ideology of Social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arl
Mannheim: Reading *Ma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Reconstruction: Studies on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Shen Feiwei / 163
- Public Policy in Light of Individual Irrationality: Review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Mind, Society, and Behavior* Hang Chengzheng / 170



论文

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再评估^{*}

王亚华^{**}

【摘要】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是奥斯特罗姆夫妇的重要学术贡献，是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框架。在过去三十年间，IAD 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在公共池塘资源领域的研究中应用尤为广泛。本文以灌溉系统这一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研究文献为例，评估 IAD 框架作为制度与政策分析工具的主要优势和不足。总体而言，IAD 框架在经验应用方面的优势包括提供了制度分析的通用语言、包容多学科的范式，便于处理复杂性，辅助研究设计和组织，提供制度研究的有益概念。当然，IAD 框架在实际应用中也暴露出一些缺点或问题，比如系统应用的成本较高，比较复杂而不易掌握，提供宏观指导但难以深入，使用子分类操作性不强。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旨在促进 IAD 框架应用的建议，并展望了其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公共池塘资源 灌溉系统 政策分析

一 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简称 IAD）框架是以

* 本文初稿形成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作者受益于与 Derek Kauneckis, Bryan Bruns, Christopher Bartlett 和 Luz Hernandez 的多次讨论，并感谢他们所提供的宝贵评论意见。作者尤其感谢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以及 Elinor Ostrom 教授对本项研究给予的帮助。谨以此文纪念 Elinor Ostrom 教授逝世五周年。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16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151）、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项目（2016XCB085）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2014z04083）的支持。

** 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事物治理与公共政策，资源环境管理与水治理。

奥斯特罗姆夫妇为首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at Indiana University）的学者群体在过去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其目的在于通过一个普遍性的框架，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对制度如何影响个人面临的诸多激励及其相应行为感兴趣的学者所做的工作融为一体。^① IAD 框架起源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城市服务供给的分析，最早于 1982 年提出，^② 并由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学生布罗姆奎斯特的博士论文将此框架应用于研究南加州的地下水盆地治理。^③ 在过去 30 年间，这一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实际情景的分析，例如奥克逊、^④ 埃格拉沃尔、^⑤ 施拉格等、^⑥ 吉布森等、^⑦ 福特曼等^⑧ 的研究。IAD 框架早期版本提出后，通过大量实际应用检验，框架趋向于不断完善。目前 IAD 框架已经成为理解社会行为的精致框架及公共事物（Commons）管理的精致理论。^{⑨⑩} 该框架的近期经典版本如图 1 所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下简称奥斯特罗姆）曾经在框架、理论和模型之间做出区分。她认为，框架是一个能够帮助人们在制度分析中去辨识其中的因素和相互之间关系的元理论结构。理论能够使分析者根据不同类型问题去研究框架中的具体影响因素，并且提出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而模型是被用来处理一组有限的参数和变量的非常精确的假说。^⑪ 作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IAD 框架是帮助组织不同政策领域内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的通用语言。^⑫ 尽管已经有很多的尝试去

-
- ① Ostrom E. ,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An Assess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2nd, edited by Paul Sabatier, Westview Press, 2007, pp. 21 – 64.
 - ② Kiser L. and Ostrom E. , "The Three Worlds of Action: A Meta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 edited by Ostrom E. , Beverly Hills: Sage, 1982, pp. 179 – 222.
 - ③ William A. Blomquist, *Dividing the Waters: Governing Groundwater in Southern California*, ICS Press, 1992.
 - ④ Oakerson R. J. , "Analyzing the Commons: A Framework," in *Making the Commons Work: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edited by Daniel W. Bromley et al. , Oakland: ICS Press, 1992, pp. 41 – 59.
 - ⑤ Agrawal A. , *Greener Pastures: Politics, Markets, and Community among A Migrant Pastoral People*,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⑥ Schlager E. , Blomquist W. and Heikkila T. , "Building the Agenda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2004 (40) , pp. 925 – 936.
 - ⑦ Gibson C. C. , McKean M. A. and Ostrom E. , *People and Forests: Communitie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MIT Press, 2000.
 - ⑧ Futemma C. and Brondízio E. S. , "Land Reform and Land-Use Changes in the Lower Amazon: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Human Ecology*, 2003 (31) , pp. 369 – 402.
 - ⑨ 毛寿龙：《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政府公共管理创新的治道变革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 年第 1 期。
 - ⑩ 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钟开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 125 ~ 149 页。
 - ⑪ Ostrom E. ,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⑫ Ostrom E. , "A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n *Guidance, Control, and Evalu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edited by Kaufmann F. X. , Majone G. , Ostrom V. ,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1986, pp. 459 – 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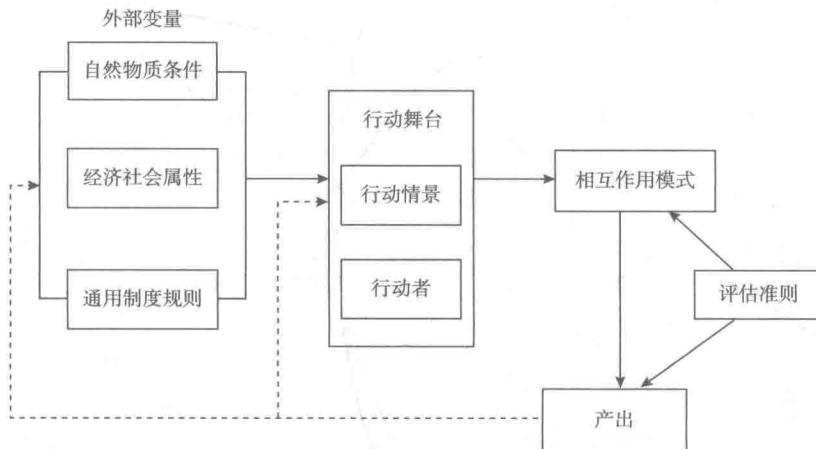


图 1 制度分析与发展 (IAD) 框架

资料来源：Ostrom E.,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发展一个政策议程的普遍分析框架，但是他们都无法包容不同政策领域和情境设定的多样性。

IAD 框架的重要贡献在于结构化地组织了存在于各种制度安排中的主要变量，其最重要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区分宪制选择、集体选择和操作选择这三个决策层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阐明在三个决策层次的任一层次上用于分析结果及其影响因素。^①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IAD 框架包括行动舞台、相互作用模式和产出，以及对产出的评估，如图 1 右边部分所示。所谓行动舞台 (Action Arena)，是指个体行动者相互作用、交换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相互支配或冲突的社会空间，它包括一个行动情景 (Action Situation) 和该情景下的行动者。IAD 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便是行动情景，即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或策略空间。IAD 框架的每一部分均可分解为一组变量描述，行动情景的内部特征通过七组变量来刻画：(1) 行动者；(2) 岗位；(3) 潜在产出；(4) 行动—潜在产出的链接；(5) 行动者实施的控制；(6) 相关信息；(7) 给定产出的净成本与收益。行动情境的内部结构如图 2 所示。

除了既定的行动舞台，IAD 框架还关注那些影响和决定行动舞台特别是行动情景的潜在变量。制度分析者认为，任何具体的行动情景的结构由三组外生变量所决定：(1) 自然物质条件；(2) 经济社会属性；(3) 通用制度规则，如图 1 左边部分所示。其中通用制度规则尤为重要，奥斯特罗姆定义了七种规则：边界规则、位置规则、选择规则、范围规则、聚合规则、信息规则和支付规则。^② 这七种规则分

^① Ostrom E.,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An Assess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2nd, edited by Paul Sabatier, Westview Press, 2007, pp. 21–64.

^② Ostrom E., Gardner R. and Walker J., *Rules, 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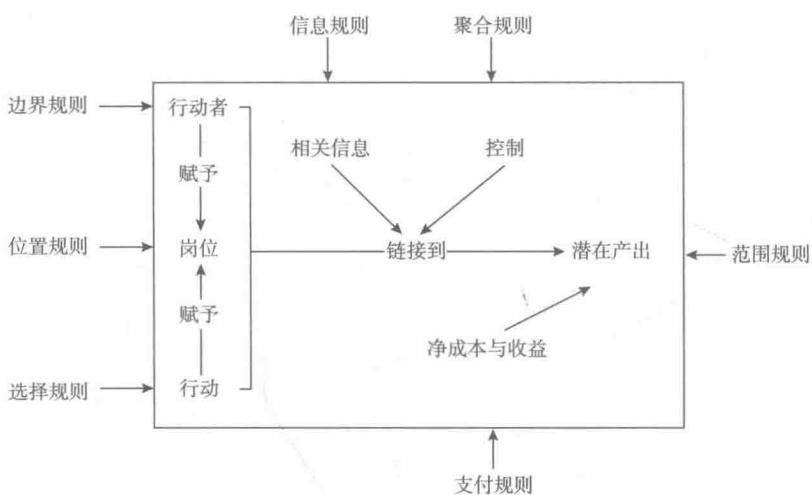


图 2 行动情境的内部结构和关联规则

资料来源：Ostrom E. ,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别对应于行动情景内部的七个要件，如图 2 所示。

IAD 框架的基本功能，是帮助研究者分析行动者在特定的行动情景下，如何根据三组外部变量相互作用，产生特定的激励和互动模式，进而导致特定的产出，并对产出做出客观的评估。该框架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方法，研究不同环境下的行动者的集体行动逻辑。它并不依赖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人性自利假设，而是强调非经济激励、利他和互惠的人性认识，强调社会规范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不完全信息背景对行动者行为选择的重要性。IAD 框架对于促进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因而在政策过程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经验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①

IAD 框架在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领域的研究中应用尤为广泛。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灌溉系统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奥斯特罗姆曾指出：“灌溉系统是制度研究者的标本，正如果蝇是进化生物学家的标本。”^② 研究灌溉系统对于理解复杂的公共事务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灌溉系统也因此成为 IAD 框架应用文献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

本文以灌溉系统的研究文献为例，评估 IAD 框架作为制度与政策分析工具的主要优势和不足。在对 IAD 框架做简要介绍之后，接下来将回顾 IAD 框架在灌溉系统

^① Sabatier P. , “The Need for Better Theories,” in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 2nd , edited by Paul Sabatier, Westview Press, 2007 , pp. 3 – 20.

^② Ostrom E. , “Coping with Tragedies of the Comm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 1998 (2) , pp. 493 – 535.

中的应用概况，并分析该框架在文献中的应用方法。之后将对 IAD 框架的优势和不足做出评价，最后对 IAD 框架的更好应用提出建议。

二 IAD 框架的应用概况

IAD 框架已经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在早期阶段，IAD 框架主要用于对大城市的公共服务的实证研究。奥斯特罗姆夫妇通过对社会治安服务的研究，厘清了治安服务的相关行动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和产出。此后，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大城市公民组织和更一般的地方政府组织模式有了深入理解，形成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理论。^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IAD 框架大量被用于公共池塘资源研究。^②奥斯特罗姆夫妇领衔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是该方向研究的学术大本营。他们建立了“公共池塘资源数据库”，这是使用 IAD 框架创建的第一个结构化的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施拉格等^③研究了大约 50 个近海渔场和灌溉系统。其后他们发展了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和实验室分析技术，推出了一批最早将实验方法应用于公共池塘资源研究的文献，对行为实验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④⑤}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他们实施了“国际森林资源和制度(IFRI)”研究项目，在美国、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印度、马里、尼泊尔和乌干达等十几个国家建立了跨国协作网络，探索制度如何激励森林使用者进而影响森林管理绩效的问题。IFRI 项目运作 20 余年，是公共池塘资源研究领域最大型的林业研究项目，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⑥

除此之外，IAD 框架还在其他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包括社会经济政策、产业和金融发展，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广泛的议题。^⑦对于 IAD 框架在实证研究中

^① Ostrom V.,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3rd,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8.

^② 王群：《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操作指南”》，《经济学动态》2010 年第 4 期。

^③ Schlager E., Blomquist W. and Tang S. Y., “Mobile Flows, Storage, and Self-Organizing Institutions for Governing Common Pool Resources,” *Land Economics*, 1994 (70), pp. 294–317.

^④ Ostrom E., Gardner R. and Walker J., *Rules, 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⑤ Ostrom E. and Nagendra H., “Insights on Linking Forests, Trees, and People from the Air, on the Ground, and in the Laborato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6 (103), pp. 19224–19231.

^⑥ 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参见 Wollenberg E. et al., “Fourteen Years of Monitoring Community-Managed Forests: Learning from IFRI’s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 2007 (9), pp. 670–684.

^⑦ Ostrom E., Schroeder L. and Wynne 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1993.

的应用情况，奥斯特罗姆本人曾经数次做过总结。^{①②}

总体来看，IAD 框架被作为经典范式用于实证研究公共池塘资源，例如，地下水、灌溉、森林、草原、渔业和生态系统管理。其中，灌溉管理方面的研究是广泛运用 IAD 框架的主要领域之一。灌溉系统代表了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它具有共同消费、高排他性成本和竞用性收益的特征。许多灌溉系统都面临着占有和供给问题：占有问题是由于水的数量难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容易产生“过度利用”问题；供给问题则是由于需要大量的投入建设和维护蓄水、引水和管理设施，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占有和供给作为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集体行动问题，非常适合应用 IAD 框架分析，用以揭示行动者面临的外部变量，包括自然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属性、通用制度规则，如何影响特定行动情景中的激励结构。

IAD 框架在灌溉系统方面的应用，始于 1980 年代末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开创性的研究。^③ 在她的指导下，邓穗欣运用 IAD 框架实施了灌溉管理方面的首篇博士论文，^④ 其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⑤⑥⑦} IAD 框架在灌溉系统领域的大范围应用，则始于 1990 年代的“尼泊尔灌溉制度和系统（NIIS）数据库”项目，该项目是运用 IAD 框架组织设计，由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和尼泊尔的科研机构协作实施的，旨在探究制度如何与不同的物理和社会经济变量联合影响尼泊尔灌溉系统的绩效问题。NIIS 数据库中的数据收集来自尼泊尔灌溉系统中编码方法提供的 127 个案例研究和相关领域的工作。NIIS 项目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于奥斯特罗姆获颁的诺贝尔奖，其重要性仅次于 1990 年的名著《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⑧ NIIS 项目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尼泊尔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优于政府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在 IAD 框架指引下的分析表明，农民通过自治治理的方式克服了在灌溉系统中的建设、维护和持续管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⑨ 之

① Ostrom E. ,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Ostrom E. , “Background o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11 (39), pp. 7 – 27.

③ Ostrom E. ,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Tang S. Y. , *Institu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Irrigation Systems*,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9.

⑤ Tang S. Y. ,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1 (51), pp. 42 – 51.

⑥ Tang S. Y. , *Institu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Self Governance in Irrigation*, Oakland, C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1992.

⑦ Tang S. Y. , “Institutions and Performance in Irrigation Systems,” in *Rules, 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edited by Ostrom E. , Gardner R. and Walker J.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p. 225 – 245.

⑧ Ostrom E. , Lam W. F. and Lee M. , “The Performance of Self-Governing Irrigation Systems in Nepal,”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1994 (13), pp. 197 – 207.

⑨ Lam W. F. , Lee M. and Ostrom E. ,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Application to Irrigation Policy in Nepal,” in *Policy Studies and Developing Nations: An Institutional and Implementation Focus*, edited by D. W. Brinkerhoff, JAI Press, 1997, pp. 53 – 85.

所以如此，是因为灌溉官员更关心职位的升迁、机构的预算和新灌溉系统的建设，以致忽视既有灌溉系统的绩效，而农民则由于关系切身生计被激励去维护和管理灌溉系统。^①

在NIIS项目中，一批亚洲学者参与并取得重要成果，代表性学者包括邓穗欣、^②林维峰、^③施瓦格蒂。^④在NIIS项目的影响和带动下，更多学者在其他国家用类似的方法开展了灌溉系统的制度分析，如印度、日本、菲律宾、意大利，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其中阿拉拉尔建立了菲律宾的灌溉管理数据库，运用IAD框架分析取得一批重要研究成果。^⑤林维峰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灌溉系统案例进行了制度分析。^⑥王亚华建立了中国的灌溉管理数据库，运用IAD框架实证研究了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的影响因素。^{⑦⑧}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IAD框架的帮助下比较研究开始出现。例如，林维峰^⑨实施了一项在尼泊尔和中国台湾地区两地的跨地区灌溉管理比较研究。雷格米^⑩做了一项跨部门之间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尼泊尔的灌溉和森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灌溉管理与发展援助相结合的制度分析也广泛使用了IAD框架。^{⑪⑫}

大量基于IAD框架的灌溉系统的实证研究，促进了灌溉系统治理理论的进展，直接推动了公共池塘资源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灌溉系统治理已经成为公共池塘资源领域的最重要的支撑性领域之一，为公共池塘资源乃至更为一般的公共事物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和经验基础。

- ① Shivakoti G. P. and Ostrom E. , “Farmer and Government Organized Irrigation Systems in Nepal: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nalysis of 127 Syste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 Property, Manila, Philippines, June 15 – 19, 1993.
- ② Tang S. Y. , *Institu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Self Governance in Irrigation*, Oakland, C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1992.
- ③ Lam W. F. , *Governing Irrigation Systems in Nepal: Institu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Collective Action*, Oakland, CA: Institute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1998.
- ④ Shivakoti G. P. and Ostrom E. , *Improving Irrigation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in Nepal*, Oakland, CA : Institute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2002.
- ⑤ Araral E. , “The Strategic Games that Donors and Bureaucrats Play: An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9 (19), pp. 853 – 871.
- ⑥ Lam W. F. ,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ublic Agencies and Coproduction: A Study of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in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1996 (24) , pp. 1039 – 1054.
- ⑦ Wang Y. H. , Chen C. L. and Araral E. ,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mmon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016 (88) , pp. 79 – 93.
- ⑧ 王亚华、汪训佑：《中国渠系灌溉管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公共管理评论》2014年第16期。
- ⑨ Lam W. F. , “Designing Institutions for Irrigation Management: Comparing Irrigation Agencies in Nepal and Taiwan,” *Property Management*, 2006 (24) , pp. 162 – 178.
- ⑩ Regmi A. R. , *The Role of Group Heterogeneity in Collective Action: A Look at the Interie between Irrigation and Forests. Case Studies from Chitwan, Nepal*,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2007.
- ⑪ Gibson C. C. , Andersson K. , Ostrom E. and Shivakumar S. , *The Samaritan's Dilemm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i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⑫ Araral E. , “Bureaucratic Incentives, Path Dependence, and Foreign Aid: An Empi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Irrig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Policy Sciences*, 2005 (38) , pp. 131 – 157.